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興亡上

北齊興亡論一首 後周興亡論一首

天命論一首

北齊興亡論 盧思道

或問主人曰往者魏人失御六合雲擾河朔闕疑作右

剪為二國永熙西道

疑作

天平北巡兩朝先主分陝而

霸龍戰虎爭多歷歲祀既而水運值竭天祿永終齊室
比迹於唐虞周人踵武於漢魏齊有五帝周易四王並
纔踰二紀相繼而滅若其元首膺期股肱命世立極補
天之業銘常鏤鼎之功至於暴君南面孽臣作輔民怨
神怒國殄祀絕易世之由雖傳之耆舊載於史策通人
雅旨其詳可得聞乎主人應之曰吾少仕齊朝晚歸周
室因而學業歷茲永久雅好博古雖欲擬議近世治亂
粵可略陳在魏正光北難司旦爾朱榮乘釁內壘滔天

泯夏餘燼跋扈挺禍王城海内生民若崩厥角齊高祖
神武皇帝天縱英明之略神挺雄武之才龍攄豹變投
袂而起四明昆弟大會韓陵類蚩尤風雨之兵若新都
犀象之陳彼曲我直天寶

疑作實

贊之日未移晷大殲醜

族然後拔立宗枝入纂皇統羣后成務天下晏如但芒
刺成災震逼為梗居鄭流彘去而不入遷鼎舊鄴國命惟
新朝章國憲燦然畢舉渭南失律似鳥林之喪師洛北
先鳴同官渡之凱入雖天命有歸而盡於北面方之魏

武具體而微文襄嗣業始踰弱冠瓌傑之氣足稱負荷
賓禮時秀驅駕羣雄內外肅清朝無秕政侯景背恩棄
義狼顧汝穎蕭衍失信幸災蟻聚彭汴於是謀臣運策
猛士推鋒渦陽之役克渠疋馬南逝寒山之戰具卒隻
輪不反王思政入據長安淹歷歲時神旗暫臨如風掃
籊三秦勅敵閉關自守五湖之長革音請命魏孝靜以
天歷有在鼎祚將移大禮備物率由舊典允恭克讓推
而弗居禍生非慮匕首竊發爾其弗疑作夷凶剪暴剛斷

英時天崩地折堂構闕如嗣子幼沖未堪多難文宣雖
云外弟少乏令名人望所歸便見推奉于時政有彛倫
朝多俊乂爪牙皆韓白之伍心腹盡良平之儔外靜方
隅內康熙績主之不才四海弗之覺也洎乎受終文祖
燎天改物兵強地廣國富刑清發號施令必師古始信
賞必罰如有四時年穀屢登災害不作敵人竄迹郊境
無虞天保受命迄於五祀黃初奉始不能遠尚爰及中
年誕縱昏德以萬乘之貴為長夜之飲散髮視朝肉袒

聽政手行剗剔躬運矛鉞寵狎佞諛親愛凡鄙出入市廛遊走衢路太保高隆之佐命元功廟廊上宰僕射高德政龍潛賓友帷幄重臣衛尉卿杜弼碩學偉才拔萃出類光祿大夫元景風流儒雅師範縉紳或赤族見誅或丹頸為戮並直言竊歎斃於讒口自餘名士良臣非罪遭命淫刑以逞不可殫言劉曹以還逮於僭偽受命稱帝未有若斯之慘者也賴有尚書令弘農楊遵彥魏太傅津之子也含章秀出希世偉人風鑑俊朗體局貞

固學無不縱才靡不通裴樂謝其清吉應劉媿其藻麗
溫良恭儉讓恕惠和高行異才近古無二有齊建國便
預經綸軍國政事一人而已詰旦坐朝諮請填湊千端
萬緒令議如流剖斷部領選舉人物滿室盈庭永無疑
滯虛襟泛愛禮賢好士聞人之善若已有之智調有餘
尤善當世諧言屢入時寄無改每乘輿四巡恒守京邑
凡有善政皆遵彥之為是以主昏於上國治於下朝野
貴賤至於今稱之俄而文宣不豫弊於趨疑孽儲君繼

體纔歷數旬近習預權小人並進楊公慮有危機引身
移疾幼主若喪股肱固相敦勉乾明之始難起戚藩變
成倏忽殞於殿省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君子是以
知齊祚之不昌也孝昭地乃密親位居元輔有姬公之
戚無復子之心亦由主弱時艱慮深家國當陽正位事
出權道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沈深謹厚實有君人之望
時甲卒強盛財力殷阜乃睠西顧恒有吞噬之心無以
天保之後懲其淫縱不邇聲色不事宴遊孝於太后篤

於昆李慎惜名器愛養黎元後庭嬪嬙皆是藩邸之舊
數不盈十竟無私寵特解吏事尤好禮客但政苛碎暗
於聽受降年不求暮歲而崩大漸維幾黜其元子武成
母弟之親入主宗祏而少稟凶德不孝不仁龍攢在殯
淚不承臉太后之喪亦不哀哭纔及公除便衣縫裘縱
侈荒淫不知紀極甘酒嗜音夜以繼晝有和士開者素
有疑疑和氏之庶孽其面目亦似胡人輕薄凡猥為衣冠
所棄武成在田之日引為參將聞好彈胡琵琶亦解歌

舞一面之後便大相愛悅恒在卧内同食共寢淫穢之

事無所不為天保之世文宣知其如此頓鞭二百徒傳本

作配長城後遇赦得還武成為右丞相久別得還恩盼

愈厚信宿之間賞賜巨萬及踐大位親顧彌隆爰自黃

門漸至端右盡景娛侍畧不休停就令蹇出便追騎相

尋士開作威作福畧無顧憚恩寵勢望燠灼朝野恣性

貪淫人倫少例心如谿壑行均犬豕甲第當衢侔擬公

室富商大賈朝夕盈門朝士無賴者亦競相諂媚或送

婢妾或進子女筐篚苞苴烟聚波屬士開葬母傾朝追
送諂諛尤甚者至悲不自勝澆薄邪佞愛踰弟兄名賢
素士畧不交言其所薦延奏無不遂榮枯進退定於俄
頃于時下陵上替奔競成習士無貴賤風節頓盡趙彥
深阿諛順旨俛首懷祿元文遙器能先見不敢措言此
外羣官靡衣媮食齊室大壞其源始於此襮河清之末
長彗為災太史奏言須有攘救武成便自稱太上傳位
後主胡長粲以從舅之親馮子琮以姨夫之戚俱受寄

託並當樞要或性識庸近或意懷險薄皆不學無術智
能淺短及天統末年武成即世和士開一相處內自擬
伊周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劼明德茂親聰爽俊悟藩
王之內時望隆重以士開凶醜宜加屏黜入踐青蒲讜
言規諫而少主聰察不類成昭母后才明異於馬鄧士
開禮於疎行長聚為其謀主遂使密戚賢王絞縊以戮
雖遐邇胥怨愚智同憤而依托城社末如之何數載之
間肆其穢行與馮子宗夫婦驚獄賣官三家府藏賄貨

山積凶愚子弟並處高資更相貨疑作買易擇而後授司

徒瑯琊王儼年甫十四兼領憲司憤其所為切齒忿咤

執送南臺異其身首子琮以搆扇兩端一時依法二凶

俱勦朝野晏清京師市里僂蹈成羣梁董之慶不足斯

比瑯琊心實去惡跡乃陵上不容於時俄而賜盡自茲

已後政道彌昏高阿那以牧圉之勤重其佞媚韓長鸞

以講紲之能悅其趨走又有女奴陸氏出自掖庭凶智

狡筭舉世無足以保母之恩特見尊寵六宮謂之世師

人主以為內相舞弄王法掩塞天聽慶賞威刑出於婢口頑嚚弟姪布於列位帝戚皇支不能及也陸子駱提婆者出於阜隸本是韓工愚暗庸短僅辯菽麥與韓高之徒共持國柄宣淫肆暴甚於和氏窮極富貴轉日迴天愚薄之倫折枝舐痔輕者進貨賂甚者結婚姻朝廷混然無復廉恥清貞守道更被嗤怪漢世張趙不能喻其萬一晉朝賈郭未足比其錙銖斛律明月屬鏤之錫寃動天地崔季舒龍逢之戮痛切幽明加以內參年少

閹官之屬親狎寵私盈滿宮禁干預政事剽掠生民黔
首呼嗟以日為歲其反道違常速亡趨滅事非一緒不
可勝陳後主自生宮闈長於尼媼不接端士不見正人
朝夕諮諏罕聞調護之客便煩

毛詩
作蕃

左右莫匪刀鋸之

餘飛鷹走狗蕩其心慮麗色淫聲亂其耳目論功德者
云羲軒無以尚述欽明者稱堯舜不能踰才智之士棄
而不任假有名級備員而已憲章綱紀蕩然無餘魚爛
土崩以俟勃寇周武大捷平陽乘虛除入將有降心士

無鬪志前世耿賈之雄俛眉頓顙先朝貔虎之銳斂氣
重足舉晉陽如拾芥攻鄴宮猶振槁萬里百城交臂屈
膝南極江淮北盡砂塞西界函谷東至滄溟府帑粟帛
之饒兵革士民之衆齊之所畜盡為周有不亦哀哉

後周興亡論

前人

周太祖文皇帝幼而機警

疑作警

智數過人屬魏末多故

召募關隴值二將相屠三軍未一見推為主遂握兵符
俄而魏武西巡奉迎車駕挾天子以會諸侯萬世所一

時也撫養荒餘鳩聚兵甲同心之旅不滿萬人齊神武
以大兵數十萬將清灞漚雷動雲移萃於渭曲太祖以
數千弊卒振旅而還遂基王業竇泰以勁兵深入一戰
喪元高敖曹以銳氣先登臨陣受首兵革一作車歲動敗
鮮勝多高氏雖怙其衆力莫敢先至邙山之舉我師敗
績收合亡散退守有餘及蕭氏將亡邊服震擾荆郢內
附庸蜀來王器械完整貨財充實帶甲百萬驍將如林
晏駕之辰國與齊人相埒矣閔帝以嫡嗣承基應天納

禪弱齡厭世未及稱皇以庶長見立纂我鴻緒從容文雅亦守文之良主焉二帝景命不融高祖始登大位于時大冢宰晉公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負圖作宰親受顧命國柄朝權頓去王室高祖高拱深視彌歷歲年談議儒玄無所闕預祭則寡人晉公之不忘也但自下裁物其主不堪累世權強一朝折首其於黨與咸見夷戮惡禽鳬物掃地無餘爾乃棄奢淫去浮偽施一德布公道屏重內之饒躬大布之衣始自六宮被於九服令行

禁止內外肅然以釋氏立教本貴清淨近世以來糜費

財力下詔削除之亦前王所未行

一作得非也

值齊季失德

取亂侮亡親御戎軒再舉而滅軍令肅然秋毫莫犯數

旬而定不戮一人未及下車革其弊政山東士女欣戴

如歸但天性嚴忍果於殺戮血流盈前無廢飲噉行幸

四方尤好田獵從禽於外非夜不還飛走之類值無免

者識者以此少之雖有武功未遑文德曩章禮教蓋闕

如也練甲治兵將掃沙漠遠圖不遂暴疾升遐宣帝初

在東京已多罪失高祖每加嚴訓不能修改嗣位之初飾情自勵踰年已後變態轉興耽酒好色常居內寢角觥逸遊不捨晝夜分命使人徵求子女積之後宮以千萬數此石虎之淫風也寵姬四人並立為皇后車服節文與內主無別此劉聰之亂政也少在儲宮頗覽經籍臨朝對衆亦有精神但稟猜狂特好詭異衣冠形色皆與舊制不同文武侍臣屏棄遐裔內外門閤皆別令臣者着守出入去來並錄其數殿省以目相視然朋淫於

家無所簡擇乃至長樂亦有醜聲犬象之末忽焉慘虐
鞭撻朝士動至數百背及胷腹一時下手楚毒之理不
可忍見祖宗廟號諱不得稱變易官名回官疑姓族車
乘輪輻並有貴賤之殊婦女莊點亦為上下之異後庭
嬪妾房有數人自旦至夕恒令危坐相對有不如法便
即箠楚内外命婦朔望朝謁皆令為丈夫拜伏以示肅
恭自號為天不復稱朕此外小事異同不可勝紀狂惑
妖僻開闢未之有也客曰齊武成荒悖庸暗怨結人神

厥嗣不昌理則然矣周祖聰明神武冠世雄奇因愚子
以至顛覆豈人事乎抑天道也蒙有惑焉請聞其說主
人曰寒暑晦明二儀之不同也賢愚治亂五勝之相形
也是以酒池肉林乃周王之締構坑儒滅學亦漢后之
驅除齊自天保受終迄於武平喪國孝昭之外竟無令
主河清已後國基漸墜昏主慢遊於上黎民怨讟於下
逮於末葉君弱臣愚外崩內潰周人取之猶坂上走丸
也周武任數矩疑情果敢雄斷擁三秦之銳屬攻昧之

秋削平天下易同俯拾未及三祀宮車晚駕嗣子披猖
肆其凶慝真人革命宗廟為墟此蓋天所以啓大隋非
不幸也

天命論

李德林

粵若邃古玄黃肇闢帝王神器歷數有歸生其德音者
天膺一作應其時承其運命者確乎不變非人力所能為

也龍圖鳥篆號謚遺跡疑而難信缺而未詳者靡得而
明焉其在典文煥乎緗素欽明至德莫盛於唐虞貽謀

長世莫過於文武大隋神功積於文武

一作王

天命顯於

唐叔昔邑姜方娠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

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名

一作命

之

成王滅唐而封大叔及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

易曰崇高富貴莫大於帝王老子謂域內四大王所無

此字居一焉此則名虞與唐美兼二聖將令其後必大終

致唐虞之美蕃育子孫用表無窮之祚逮皇帝

一作家

建

國初號大興箕子必大之言於茲乃驗天之眷命懸屬

聖朝重耳區區豈足云也有娥玄鳥商以興焉姜嫄巨
跡周以興焉邑姜夢帝隋以興焉古今三代靈命如一
本支種德奕葉丕基佐高帝而滅楚立宣皇以定漢東
京太尉關西夫子生感遺鱣之集歿降巨鳥之奇累仁
積善天申休命太祖挺生庇民匡主立殊勲於魏室建
茂績一作盛業於周朝啓翼軫之國肇炎精之紀爰受厥命
陟配彼天皇帝載誕之始一作初赤一作神光滿室流於戶
外上屬蒼旻其後三日紫氣充庭四鄰望之如鬱樓觀

人物在內色皆成紫幼在乳保之懷忽覩為龍懼而失
抱帝驚動數旬方始痊復又嘗寢於其室家人開戶正
見一龍闕太祖神異也世塗不測竅比丘尼智先保養
智先禪觀靈雅有玄識云此子方為普天慈父護持正
法神佛佑助不須憂也帝體貌多奇其面有日月河海
赤龍自通天角洪大雙上權骨彎迴抱目口如四字聲
若鐘鼓手內有王文及受九錫王生文加點乃為主吳
天成命於是乎在顧盼閒雅望之如神氣調精靈括囊

宇宙威範也可敬慈愛也可親早任公卿聲望自重周
齊王憲謂晉蕩公曰觀隋公神彩恐不為人臣晉公徐
納其言將加不利賴大將軍侯壽固諫乃止憲及內史
烏丸軌各奏周武帝云隋公氣調風流合散敬服竊聞
世議論不在人下武帝云此人頭額但宜為將不須異
意待之相者來和謂帝曰觀公骨法必為王者但願保
愛聖躬道士張賓亦言公相是帝王名當圖錄龍飛紫
極莫忘臣帝憂懼譙退深自晦跡鄴城內學人陸撻大

象初入長安謂所親曰周德已盡楊氏必興隋公往自
定州南行至鄴當時遙望擬為天子昨在路瞻仰定是不
疑但未知如何而得後歲當來觀耳謂其所親曰爾無
輕言為貴人患害擬曰天之所命安可害也明年帝作
相於內大象二年夏五月帝初拜揚州總管平晝寢息
似睡若見數龍繞身其夜又夢一龍來入被內帝又常
出長安城東獵馬上思懷在濟生民之疑相夜夢一長
大人素服冠幘謂帝曰時未至及欲作相夢人云時今

至矣天求民主丕顯孳至當晉蕩執國及建德之時君
異則天臣非佐命猜嫌讒慝何日云忘我皇外總方面
入司文武具興王之表蘊大聖之能或氣或雲蔭映於
廊廟如天如日臨照於冕軒內明外順自險獲安豈非
萬福扶持百祿攸集有周之末朝野騷然降志秉鈞一作

執鈞鎮衛宗社明神饗其德上帝付其民誅姦逆於九重

行神化於四海于斯時也尉迴據舊一作齊累世之都

乘新國易亂之俗驅馳蛇豕連合縱橫地則一作迺九州

陷三民則十分擁六王譙來連率之威憑全蜀之險興
兵舉衆震蕩江山鴆毒巴庸蠶食秦楚此二虜也窮凶
極逆欲割鴻溝之地閉劍閣之門皆將長戟強弩睥睨
宸極窮漳河而遠一作達負海連岱岳而距華陽迫脅荆

蠻吐納江漢佐鬪嫁禍紛若蝟毛曝骨履腸英華作腹間不

容礪爾乃奉殪戎之命運先天之畧不出戶庭推轂分
間一麾以定三方數旬而清萬國蕩滌天壤之速規摹
指畫之神造化已來弗之聞也光熙前緒罔有不服煙

雲改色鐘石變音三靈顧望萬物影響木運告盡褰裳
克讓天厯在躬推而弗有百辟庶尹四方岳牧稽圖識
之文順億兆之請披肝瀝膽晝歌夜吟方屈箕穎之高
式允幽明之願基命定命一作宥密如亘如升唯一作惟帝居

歆創業垂統殊徽號改服色建都邑叙彞倫薄賦輕徭
慎刑恤獄除繁苛之政興清靜之風去無用之官省相
監之職竒才間出盛德無隱星精雲氣共趨走於階墀

山神海靈咸變理於臺閣東漸日谷西被月淵川一作教

暨北溟之表聲加南海之外悠悠沙漠區城萬里百蠻

之廣

一作蠢蠢百蠻

莫之與競五帝所不化三王所未賓屈膝

頓顙盡為臣妾殊方異類書契不傳梯山越海貢琛奉

賁

一作贊

欣欣如也窠居穴處化以宮室不火不粒訓以

庖厨禮樂極

一作合

天地之因

一作同

律呂節寒暑之候制

作評垂衣之後淳粹得神農之前遨遊文雅之場出入

杳冥之極合神謀

一作謨

鬼通幽洞微羣物歲成含生日

用飲和氣以自得沐玄澤而不知也丹雘為使玄龜載

書甘露自天醴泉出地神禽異獸珍木奇草望雲一作非

觀海應化歸風備休祥於圖牒罄幽遐而戾止猶且父

天子民兢兢翼翼至矣大矣七十四帝曷可同年而言

一作語哉若夫天下之重不可妄據故唐之許由夏之伯

益懷道立事人授而弗可也軒初四帝周餘六王藉勢

一作世因基自取而不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

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備王佐之材黑不代蒼泣麟歎

鳳栖栖汲汲雖聖達而莫許也蚩尤則黃神抗衡共工

則黑帝勅敵項羽誅秦摧漢宰割神州角逐驅盡威
力而無就也其餘炎起妖妄何足數乎賊子逆臣所以
為亂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牽逐鹿之邪說謂飛鳧
而為鼎若使四凶秉一作爭非八元之誠三監懷一作同九臣

之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真人之
出尉迴同謳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聯胡可
窮也而違天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誅
夷菹一作烹醢歷代共尤僭逆凶邪時煩獄吏其可不戒

慎哉蓋積惡既稔

一作或

心自絕於善道物類相感理必

至於誅戮天奪其魄鬼惡其盈故也大帝聰明羣神正直耳目鑒於率土賞罰參於國朝輔助一人覆育兆庶豈有食人之祿受人之榮也包藏禍心而不殲盡者也必當執法未處其罪司命已除其籍自古明哲慮遠防微執一心持一德立功坐樹上書削藁位尊而心愈下祿厚而志彌約寵盛思之以懼道高守之以恭克念於此則姦回不至事乃畏天豈唯受

一作愛

禮謙光滿覆義

在知幾吉凶由人妖不自作衆星拱極在天成象夙沙則主雖愚蔽民盡知歸有苗則始為跋扈終而大服漢南諸國見一面以從殷河西將軍帶一作率五郡而臣漢

故招信順之助保泰山之安彼陳國者盜竊江外民少一郡地減半州遇受命之主逢太平之日自可獻土銜

璧乞同普天乃復養喪家之疾

一作疹

遵顛覆之軌超超

吳越仍為匪民雖時屬大道偃兵舞戚然國家當混一

之運金陵是殄滅之期有命不滔

一作蹈

斷可知矣防風

之戮元龜匪遙孫皓之侯守株難得迷而未覺諒可愍
焉斯故未辨玄天之心不聞君子之論也

一作皆隋書本傳內自流於戶外至入司文武五
百六十五字傳中節去英華却載全文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興亡中

魏武帝論一首 晉高祖論一首

宋武帝論一首 北齊高祖論一首

北齊文襄論一首 北齊文宣論一首

魏武帝論 朱敬則

皇漢失圖網漏讒慝賊臣承間搖蕩宸居宗廟焚燒天

子播越於是九州幅裂四海橫流釋位勤王天下雲集
初平元年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伋兗
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
張邈東都太守喬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長沙
太守孫堅等同時俱起以討董卓為名然包藏禍心以
暴易亂竊命矯制結黨樹朋觀釁待時莫敢先犯唯魏
太祖有汴水之戰孫討虜有陽人之師矣觀曹公明銳
權略神變不窮兵折而意不衰在危而聽不惑臨事決

機舉無遺悔近古已來未之有也故梁國橋玄南陽何
顓皆云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
在君乎雖復名微衆寡地小力窮官渡受圍濮陽戰屈
然天下精明之士拓落之材趨若百川之宗巨海遊塵
之集高嶽故有荀或郭嘉邢顓程昱賈詡朱雲等或斂
風長感或一見盡懷然後覽英雄之心騁熊羆之勇挾
天子以崇大順扶幼主而顯至公旌賁忠良艾夷叛逆
神道輔德百姓與能武功赫然霸業成矣若乃獲魏种

而有

疑作宥

之高祖之封雍齒也降張繡而不怨光武之

全朱鮪也感臧霸之言以成其氣重關侯之義抑而不
追王霸之術也然後法令嚴峻賞罰必行惟材是求惟
力是視縱夷齊滿路顏閔並居未暇存也救弊即可仁
則未知且以術臨人力無餘地用智濟物迹若容身欲
使蕩蕩玄波涯而不竭颼颼薰風周徧草木玄雲蔭而
方雨黃葉衰而木落不可得也荀文若首預經綸提挈
草昧清神昭乎物表妙識出乎機先造我魏邦繫其是

賴一言不合五毒將施無詞寄文空器見志可不劇哉
加以孔文舉與道翺翺盡忠漢室崔季珪天骨高爽志
在扶傾豈大盜之所安也嗚呼欲盜之子見錦而不見
人弭謗之君尤人而不尤已豈知羣鷗不下衆雀遙驚
者乎故陰謀未洩天下已知毒志潛行忠良前懼何變
所以帶藥揚彪由是不出雲長受恩而不謝玄德失箸
而思奔席上有懷疑之人閭外少自信之士良可恥也
固知曹公不能用天下之材成天下之務也昔周武之

澤及昆蟲不能感食薇之士漢高之功濟草木未能屈
歌芝之賢猶且遂其孤貞容其怨讎況功未半古德異
樂推遭神器之流離問寶鼎之輕重欲使庶人不識宜
疑心寧可得乎翻乃疾走惡迹掩耳畏聲讎匹夫念平

素殺桓邵斃婁珪道路以目天下鉗口豈不惜哉楊德
祖才雖清秀志非遠圖託事行誅死非其罪司馬懿雄
材大度勇而有謀審其狼顧知而不剪若言天下疑也
則吾未知若言人事也其智安在故知忘小怨而忘遠

圖料目前而忽身後豈所謂旁求哲人俾輔後嗣者哉
或問曰天厭漢德海內分崩三雄鼎立俱受眷命乃至
控御豪傑削平區宇英圖遠算何者為先君子曰孫仲
謀藉父兄之資負江海之固未敢爭盟上國競鹿中原
自守未餘何足言也蜀先主抱英濟之器無角逐之材
遠竄荆蠻畏曹公神武奄有庸蜀乘劉璋之政衰國小
人夷風頽俗陋山川險澁異峭函之奧區江漢通流殊
河洛之朝市豈得抗衡中夏齊足當途乎前賢易地之

談全是不關胷臆且夫度德而處量力而行劉備豈薄先王之舊居輕齊魯之故俗若泰伯之適吳越孔子之入九夷哉蓋不得已也是知才雄者地廣國大者兵強地既由才才寧可易也

晉高祖論

王業不同其來尚矣若乃待辛癸之禪湯武不得稱仁要西伯之資高光無由濟世或寧亂以得志或興禍以取威遭遇雖殊天命一也宣帝聰豪明允博學洽聞敏

而好謀寬而能斷其未得志也服勤王事夙夜在公知
無不為芻牧必履取信嚴主所謂能臣也及勲德日隆
雄材漸著權略不世合變如神受命崇華竭股肱於明
帝忍死嘉福遂無君於沖人所謂姦臣也及內難既平
外寇斯殄威力翕赫指麾風飛遂乃臨神器以徘徊戮
公族以顧望雖大業初稱人望斯存若格以名神請罪
不暇歸諸天命則前代有辭美哉未盡善也且成湯之
在夏世行仁以動諸侯文王之處殷朝好讓以懷鄰國

高祖以豁達容物光武以長者得人未有專伏陰謀每
行詭計寄何晏以鞠獄示李勝以謬言請戰以見威指
水以表信乞孺不與懼有陳恒之譏封墓釋囚不嫌武
王之事媿情負理掩耳避聲狼顧以噬魏人狐媚以取
天下亦前史所醜也

宋武帝論

前人

蓋聖人不能為時亦不能失時歷觀帝王之祚

一作未

有不因人墜塗炭而得志或天下嗷嗷新王之資也是

知秦有閭趙之隙漢罹莽卓之災晉由曹氏之專宋實
桓玄之篡始得奮其智力救此倒懸陳浞昇之辜問滔
天之罪況劉裕天錫神勇雄略命世不得疑思漢之謳
未暇假從可之會同盟二十七願從一百人雷動朱方
風發竹里龍驤虎步獨決神襟長劍一呼義聲四合蕩
亡楚已成之業復遺晉久絕之基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雖古人用兵不足加也至乃網羅俊異待物知人動必
應時役無再舉西盡庸蜀北劃大河自漢末三分東晉

拓境未能至也或問前史云克敵得雋奇迹多於魏武

此權

一作權

論乎君子曰得雋雖多前非大敵若乃黃帝

斬蚩尤高祖制項籍光武抗尋邑曹公挫本初此是奇迹也至若慕容超政不在躬奴僕下品姚泓宗枝猜貳借手於人盧循佚寇之餘譙縱新造之國因釁取亂何足可稱至乃潜筭樽俎之間明見千里之外揣機料日不爽鎔銖亦古之智士何以加焉但禮樂文明日不暇給垂風邁德盛疑所未能人望不逮於建安天命乃光

於魏武又問曰棄德非道捨舊無親有宋功臣多不及
嗣豈理須然乎請聞其要君子曰且夫奸雄者非淳德
之稱謀勇者乃果決之辭故昔之同盟擬覆前敵故無
材不露無心不披譬若同舟遇風寧有隱哉及高鳥盡
盡一作狡兔死復烹其材能我之儔也我非積行累
已死能彼之知也思已之所行恐彼之已叛是以雄猜內發
釁兆易萌韓彭以之菹醢劉葛由之覆亡然則高談充
舜之道不忍論桀紂之行思燕齊之血食見漢宋之不

仁故尉繚畏秦王之屈節范蠡識勾踐之忍人綺季不出於商山嫵漢王之侮慢嚴光潛形於草澤知劉秀之未弘有旨哉又問曰宋祖入關老相駕為此句疑赫連畏

逼姚氏淫昏中原士庶恥為臣妾王師衆整頗有禮焉所以扣馬攀車請住關右宮室陵寢是大漢之遺蹤關山重復乃有周之長世人與不取違衆獨歸昔項籍見哂於韓生宋高又失於父老其旨可得聞乎君子曰論項即非在劉為是以項王之材天下可以力制人心可

以勢奪因宮室之嚴守山河之固此九州之上腴何彭
城之足筭劉裕家本江南全軍遠克未能制命夏魏施
號秦涼雖曰關中實是邊地鞭長不及馬腹風末不

關

王買德曰貪歸

受禪所留不過愛子待歸一舉而可取卒如其策智士
哉

北齊高祖論

昔張讓段珪濁亂天下漢召董卓將顯其誅竟有小平

之奔曹氏因之乃創霸業鄭儼徐紇點辱皇猷魏收爾
朱榮欲洗濯宮掖遂至河陰之禍齊人藉此用承明命
故曰亂者理之源機者命之兆不可失也神武崖岸高
疎器宇深沈望之儼然風塵自遠聽之愈厲雷霆或聞
至乃足踐列星聲振原疑地赤色映團一作焦之外青

闕

立旅宿之門漢高由之自負徒屬以之增畏此所謂
歷數在躬推之不可去也于時魏德已衰羣小得志孝
莊殞於賊臣節閔潔疑於克徒義士痛心壯夫瀝血結

黨求同盟之會杖劍想勤王之師者往往而聚焉所以

因天下之心覽英雄之議以普泰元年六月建旗於信

都以討爾朱兆為名當時趙魏之豪有高虔本傳邕高

敖曹封隆之李元誠本傳作元忠盧文緯一作崔祖禽

疑等盡其死力蓋代之傑有尉景段榮彭樂竇泰匹妻

昭薛狐廷本傳作狐延等共其奔走然後數亂常之罪顯安

忍之辜發義帝之喪三軍縞素承僉汜之逼萬里同心

莫不精勇感人神雄略出天地檄詞未草聲已馳於賊

庭王誅欲加乃命懸於鬼錄但天光世與兆同惡大戰韓陵然始得志既而龍驤虎步高下在心開幕府以臨外藩分腹心而統京邑雖生我者父母立我者高王既懷震逼之威易為芒刺之說周鄭交惡衍殖構氣趙鞅畏讒遂起晉陽之甲襄王失據乃有居汜之悲雖表數疑相仍公怒未怠紫宸不可久曠丹穴難以更燠遂應飛來之謠乃議遷都之便關西河北剪為寇讐天平永熙便成敵國於是疆場大駭鉦鼓相聞邛山之師扶

扶一馬捶而自免砂苑之役跨驃馳以遁歸勝負相參

波瀾不定豐功厚利各有可觀者焉昔魏祖西征中道不豫晉景南伐迴兵乃殂此並業未半而意窮功垂成而景促是以留連末命委曲臨終不可盡也尋高祖其辭魏帝之表可謂其言也哀顧太子之言可謂其事也盡方諸前代各一時也若乃推誠與人懷舊不捨擇子如之蝨者尉景之肱

本傳作肱

喻高昂於肝膽委侯景於半

體此明達也牽馬麥田不飲杜酒此嚴斷也放李穆之

歸使其富貴感虎兕之對以勸事君此宏量也故能廢立雖多不失臣節兵鋒屢折人望攸存即與夫嬖賈充忌荀彧不同時也

北齊文襄論

神武云日為我蝕今死亦掩

本紀作死亦可恨

觀其和勅勒之

歌哀來何極覽太子之色仍有別憂此豈悲促齡而怨
昊蒼哉但強寇在鄰奸臣不附以此為恨也文襄克纂
丕基堪負大業追成曩志不忝遠圖故能委任紹宗外

平侯景借假貞節內察權豪沙汰衆流釐正羣務紀綱
具舉朝野肅然況乃嘉思政之忠遙接其手寤陸生之
直更賞其能此亦可稱也且夫為人上者當不忝威儀
慎名器先王以之革弊達人因此垂風是故立其章程
明其限節水火可蹈禮教難逾今天陰甫傾洪基靡構
國有大難未可三年不言高宴後園豈得一朝盤舞此
不慎爾儀也若乃命天子為癡人比尊名於狗脚恨崔
陵之語不念元勳念孫騰之儀寧思佐命此不惜名器

也加以任情蕩思率意以之紅綺如花妖顏若玉決池而弄淫女下獄而罪貞姬叛高慎於洛陽幾傾其父蒸鄭妃於內寢乃繫乎親詩曰人而無儀胡不遄死此之謂也嗟乎楚莊絕纓不顯婦人之節鄭人獻捷尚禮南冠之賢所以盡俘囚之材得醉者之力今者陷孝騫之罪賞王儀之心拒蘭欽之慈闕專諸之劍非不幸也

北齊文宣論

文宣承父兄之資據已成之業屈奇不測內剛外柔屬

變起不圖禍機竊發臨事而懼警

疑作驚

而後行故使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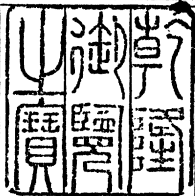
黨無遺克徒必盡自得政二世樹恩百察司馬公之養
汝只在今日陳恒子之好施惟取一時由是腹心不散
勲貴自隨大會晉陽共叙哀酷神彩英颺風調清閑既
而人固難知始推天授故曰今日左僕射不減大將軍
由是感光祿之言不俟終日聽倉丞之諫理故無歸然
遠邇之心赫虎之變爪牙夙將帷幄舊臣足使鄰國寢
謀殊邦側席況屬梁運道銷江淮家無疑周室厭關函

谷封泥故得北柔沙漠之陞東懷遼海之際政尚明直
時實豐盈膏澤始流菁英已竭中山迫於漢獻高洋劣
於魏文但禮樂未施冠履不假高論王道此實多慚或
問曰夏桀無道殷辛虐政舉烽而求一笑擊鼓而飲三
千雖曰荒淫未窮鄙穢猶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皇天
震怒命我文考今者顯祖狂昏中酒而作莫不手自支
解躬行剝斫大集姪嫗為笑目前廣命宗親聚麀座上
鄴城無自保之容當軒有供御之困或醫行以罵衆寮

或擘尻以示羣下加以土木不息金鳳臨雲徵斂日增
長城千里仍得快樂世以保乂豈天地不仁降災萬姓
之疑將多僻適與相逢岐路無歸我心如醉此即甘酒
嗜音之談蓋成虛論三風十愆之說併是高談君子曰
源深者流長德盛者祚遠歷之汰雖著書之德在人齊
神武伐暴勝殘有大功於天地其嗣雖復失道仍未殛
於神明故書曰天惟五年須夏湯之子孫是也問曰神
武之初基實多佐命文宣應錄共匡霸圖其間文武高

材略不世出風流名士拔萃逸羣屬主暴政荒時艱路
澁未有裂裳遠竄行從近關聞者尚足動心遇者魯不
驚慮此復何哉君子曰達人之道布在方冊顯晦之迹
理同可尋若乃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則仲尼去衛夷齊
讓國清風流長高節遠列固絕倫矣其次則南山之叟
東門之賢范蠡泛江湖尉繚去城市此又見幾而作也
亦有貞不絕俗隱不違親冥默園林卷舒人事八月羊
酒聘之而不來四時束帛徵之而不屈亦可與語上矣

過此以往何足言哉良為道喪已久廉恥不追崩騰聞
主之朝淪沒驕君之世何足怪乎悲夫嚴尚既歿誰與
為言俗物滿塗彼衆我寡俾將來不昧知其志焉哉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三至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范衷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_臣黃昌祺

謄錄監生_臣董邦本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興亡下

梁武帝論一首

陳武帝論一首

陳後主論一首

隋高祖論一首

隋煬帝論一首

兩漢辨亡論一首

梁武帝論

朱敬則

梁高祖聰明文思寬厚通博生而神異動多奇怪此天

表也永元之初羣賢受命竭懷輔正盡力康衢細隙未
開纖塵不動而雄圖英筭孤識獨見審長河之將決知
崑山之必焚理欲先天未遑後舉叫嘯龍虎合集風雲
馳兩函以取荊州連五都疑以震都邑長流遠邁獨決
方寸霜風飛掃雲雨露沐白旄一麾頑童授首乃弔冤
魂而謝牛酒昭筐篚而式善人師不疲勞人無怨讟謳
歌是逼獄訟攸歸代德立成眷命斯在然躬覽載籍備
睹興亡留心求瘼勵精納善雖化未大道時亦小康也

若尋其德音討其風俗尚根淺易拔源涸難流禍亂相
仍蓋其宜矣且兵號義旗戰稱伐罪勝非已利功豈私
成湯有慚德去道近也武無愧容其私厚也昔魏太祖
兵鋒無敵神機獨行大戰五十六九州靜七八百姓與
能天下慕德猶且翼戴弱主尊獎漢室降及宋高剪平
偽孽安復王家義聲薄天高誠動日然更懸兵四嶽決
勝五湖北靜燕塵西清秦霧宏勲不讓成德見推備物
滿庭猶非望故晉帝今日之所事本所甘心義士猶或非

之通人尚為薄德況梁取天下又甚於斯南康主盟實
稱齊帝奉之以成大順承之而動義兵國步既寧家怨
又雪君稱主祭臣復何猜借人之名而不復命者也尋
其錫文考其譙讓事同對面理非飾詞寧知悠悠江山
相去千里矯情偽迹頓至於斯示人此心豈躬行事欲
令節義行於比屋其可得乎夫君人者日月齊其明陰
陽資其信江海同其量天地偕其容未有飾智驚愚銜
材惑衆較武力於羊侃示腰腹於賀琛商略儒宗取異

於章句變置官品無求於典實每事皆欲先入

疑作所人

唱復須稱贊父作子注君制臣歌受佞無厭進諂不倦
浮華道長輕薄路開以天譴為嘉祥用妖恠為休祉聚
斂俱極賞罰無章有識為之寒心羣寮曾不先覺若言
位是神物何須下殿走乎若言負重願休何勞受贖歸
乎若言息人是務何須納叛臣乎若言吞代有時何須
中許和乎利器不藏奸夫得志然則侯景之兵我人也
伏我器也驅我人揭我器而取雋者豈異術哉由上之

失教也君父幽辱宗廟傾危帝子王孫跨州連郡未有

晉鄭齊心年虛合契五侯九伯列海分山牢

疑

聞申包

胥之頓哭秦庭茅夷鴻之幣謁吳國戶口徒衆不覩死

戰之人寵遇雖多寧有報恩之士江淮無波瀾之阻城

闕絕藩籬之固長州杜若一旦凋零稽山竹箭忽然摧

折可不甚歟或問曰梁主不以黃屋為尊紫宸為貴離

欲絕愛遣色歸空有湯武之憂勞若堯舜之臞腊享國

五十若登春臺忽為羈旅叛臣鳴吠逋醜長戟指闕強

弩臨城兵折意窮忿毒而沒善不可恃岐路何歸君子
曰梁主之美誠如子言神無與善未敢聞命何者武帝
暮年荒誕實甚殫守縣之力不充自縱之資盡丁口之
租纔足緇衣之費昔夏桀以九州之富秦皇以六合之
尊造瓊室而天下土崩作阿房而寰中瓦解況地比一
郡國乃三分外在疑作有征戍之勤內有雕靡之弊加以
金利寶柱爛熳雲霞至於銀榜朱簾的皪星月神怒人
怨禍積患生過往必來何足疑也且夫惡於齊而保於

我何補也得一夫而亡一國非智也昔趙納馮亭有長平之禍梁受侯景成永福之災金甌忽傷悔之何及

陳武帝論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道不亡周德不作梁自侯景入寇蕭詧外奔西鄰責言南風不競篡殺三帝覆沒兩都可謂亡矣但人痛既深天道亦悔是以大命集於有陳也武帝身長七尺垂手過膝蓋姚襄劉備之儔也惟寬以容物明以知人曠蕩不羈雄勇蓋世聲振嶺

表功濟日南屬王室不綱大難未已江湖羣盜日尋戈
戎是以投袂而呼夕不待旦以梁大寶三年二月會王
僧辨於白茅灣齊小白之合諸侯以謀王室臧子源之
要天地惟討賊臣故戮力盡心有死無二義聲一發其
從如雲端居不言神光滿室建牙將指飛龍在天其所
志也叛而伐之伏而舍之伐叛刑也柔伏德也德刑既
舉人知其心旦為仇讎暮為賓友文公指白水蕭王推
赤心不足加也若乃侯瑱賊將也降無季布之疑安都

敗師也歸受孟明之任重孝穆之義待之如賓釋歐陽
之囚惟賢是用故得羣材畢用衆勇合威盪徧地之橫
流廓溥天之巨祿嚮侯景於竹町執王偉於草間爰其
息歸瞻烏遂止仍以新不間舊疎不間親高讓近臣方
求別統昔魏推袁紹漢謝項王道貴能伸理不嫌屈及
江陵不守喪君有君疆場無虞羣臣輯祖疑作睦足以據
三瞳疑之遺憤歇萬國之夙悲既上宰變圖假立非次
晉出子圉秦納貞陽陵谷遷移對之長歎君臣易位但

覺悲哉況乃居汜不歸焉用方伯在鄭未納誰曰勤王
於是潛謀腹心陰召武旅囚杜陵於別室告文帝於臨
時舟乘旦潮旗寢夜月掃重氛於絳闕反宸極於紫微
役不浹辰區宇大定加以北挫蕭軌西拒王琳聖德日
新元勲漸茂然後繼宋齊之丕業承舜禹之大名昇壇
而告上玄分珪以揖郡后大哉美哉人無間焉但雲雷
尚屯邊塵未弭翌日告漸綴衣在庭楚之王孫歎布衣
之未返燕之太子踐機橋而不歸悲夫

陳後主論

長城公器識古人承平嗣主觀其求忠謹之士禁左道
之人淫祀妖書鏤薄假物即古明哲何以加焉但強寇
臨邊南國斯感禮義不舉苛刻日滋鄰好不敦驕傲是
務嬖妾五十盡有珥貂之容麗服一千咸取天桃之色
加以貴妃夾坐狎客承筵玉貌絳脣嚼宮徵花牋綵
筆吟詠烟霞長夜不疲略無醒日於時也隋德甫隆南
被江漢厚待間諜羊叔子之傾敵人不伐有喪楚恭王

之結鄰好加以賀若謀勇應變如神擒虎雄風臨機若
電莫不迎刀自裂聽鼓爭奔斬張悌之守迷降薛瑩之
知命紫殿正色不用表憲之言白刃交前但為無社之
計嗟乎龍盤虎踞之地露草霑衣千門雙闕之間風煙
歇絕臨江離別之感赴洛嗚咽之悲五百里之俘囚累
累不絕三百年之王氣寂寂長空一國為一人興前賢
以後愚滅其來尚矣或問曰安樂公劉禪歸命侯孫皓
溫國公高緯長城公陳叔寶並稱域中之大據天下之

尊或銜壁送降或逃竄就繫必不得已何者為先君子
曰客所問者具在方冊請為吾子陳之任自擇焉若乃
投井求生橫奔畏死面縛請罪膝行待刑是其謀也馬
上唱無愁之歌侍宴索達摩之曲劉禪不思隴蜀叔寶
絕無心肝對賈充以不忠之詞和晉帝以鄰國之詠是
其才也縱黃皓嬖岑昏寵高瑗狎江總是任也剥面鑿
眼孫皓之刑葉親即讎高緯之志其餘細故不可殫論
聽吾子之懸衡任夫人之明鏡客曰入井下策也

隋高祖論

昔孫資陰謀晉宣入輔鄭譯矯制隋文受遺自此而有
魏人從斯以遷周鼎蓋天厭亂德神誘其衷若妄指河
水遂成王業誤擊金鼓仍啓霸圖也況體貌竒特儀表
絕人周太祖之欽明異其風骨齊憲王之聰察憚以非
常韋鼎一見以委誠趙公聞名而進女是以稱劉李之
靈怪者不謀同詞說中興之應讖者往往偶語屬周多
世故禍難存臻始以后父之尊遂受托孤之寄騎虎不

下倚角是因不利孺子非唯管叔之言社稷輸人寧止
休公之對所以尉遲舉魏從亂如雲王謙據蜀其徒若
市遂能驅駕豪傑委任忠良不下廟堂天下大定然後
謳歌允集文物滿庭卿雲曉聚長星夜掃拱揖而朝羣
后昇壇而類上帝紹舜禹之遺蹟光漢魏之大名於是
流曠蕩之玄風浸淳古之膏澤削秋荼之繁令革亡國
之哀聲加之以恪勤廣之以質素太陽滿昆蟲之穴湛
露垂行葦之莒教人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俄屬陳朝喪

德江海揚波自絕於天結怨于下乃以開皇八年十月
承少昊之秋氣動文昌之將星下蜀漢之舟翩翩龍躍
集幽并之騎蕭蕭馬鳴一葦而可以橫大江三令而可
以陵湯火蔣山苦戰子文之魂魄飛揚建業大崩叔寶
之金湯不守既遭岸上之虎非復水中之龍斬伯嚭以
謝陳人禮陸機而慰吳士春波暫洗汙俗咸新秋露一
零弊化斯改乃下制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內外職
位遐邇黎人家家自修人人克念使不軌不物蕩然俱

盡此乃憂勤之心見於動靜故使六合之中觀如曉日
八紘之內若遇新晴況復盡力於人勵精為政躬親以
率下因心以感物煙火萬年風雨四時野有擊壤之歌
天無垂象之誠玄方丹微煙燧不驚玉檻金河波瀾久
息天子登雲臺而訪道實垂拱而無為公卿指日觀以
推誠願升中而每竭可謂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天性既
猜素無學術意不及遠政惟目前是以牝雞司晨讒人
罔極剖符罕山河之誓同盟多翦黜之悲恩不終於有

功罰每深於無罪啓閭牆之兆借寶沈之兵楊素決其
波張衡注其隙柳遠草制房陵尚遥穆子授戈豎牛仍
在禍非天降釁是人謀是以知隋運之不永矣君子曰
昔陸孟知中興之微宣帝始重儒術李通稱漢家之命
世祖專信讖文時好既行其流遂廣故子雲符命尹敏
偽言即其類也高祖少愛不經之談遂好迂誕之說所
以王韶順旨袁充取容賞溢丘山恩深江海豈不弊乎
又祥瑞者聖人之應也至若八百集於孟津六王至於

陔下周人岐山之北晉衆江漢之南負樂就陳攜手適
宋牛馬內向羣盜外奔宗社乂安黎民不散此瑞之上
也若乃連珠共軫的礫清漢之涯合璧齊輝光芒黃道
之上四時不爽百穀用成家有孝慈人懷禮義此善之
應也至如白鹿朱鴈瑤露卿雲鳩雀異毛草木殊狀此
並沐我皇澤照我帝春聖人圓城之中天子生成之物
豈足表太平之日顯休明之辰而隋主好之意不能盡
遂令巧偽相半何其薄哉近石虎之有中原也伏心漢

高自儕光武子女歿於淫昏文物盡於鋒鏑猶得厭六
馬駕四犢燃連理之材煮白雉之肉若天道不感應降
以災由斯而談斷可知矣隋之眷眷復何為哉問曰晉
充金陵功多者屬吏隋平建業德俊者尤闕豈爭名於
朝事必須此將庶恥道盡莫畏簡書乎君子曰曉兵之
家因敵變化故有功成請罪之義君命不受之談今者
王濬乘風賀若先戰苟有大利何簡細瑕方知責兵士
之汙宮聞徵軍司之隱玉帛豈不陋乎始疑范變後入

孟側不前卻克有詞馮異不語時無君子斯焉取斯豈
與夫自伐無慚奮髀直出而相類乎又問曰王者初興
必有佐命莫不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白雲之鬱慶龍清
風之集雕虎不以夷險易志不以遠近隔心千載一時
其來尚矣三代以前緬邈無際兩漢之後聲名可尋若
乃庇俗匡時體國經野謀出心膂政待股肱但清濟之
入濁河波瀾莫辨蚊虻之附驥尾遲速罔知既因論討
之餘願示懸衡之末君子曰神人無功達人無迹張子

房玄機孤映清識獨流踐若發機應同急箭優游淡泊
神交太虛非諸人所及也至若陳平荀彧賈翊荀攸劉
曄郭嘉田豐沮授崔浩張賓等可謂天下之菁英帷幄
之至妙中權合變因敗為功爰自秦漢訖於周隋蘭菊
相薰惟有此矣加疑蕭何之鎮靜關中寇恂之安輯河
內葛亮相蜀張昭輔吳茂弘之經理瑯琊景略之弼諧
永固劉穆之衆務必舉揚遵彥百度惟貞蘇綽共濟艱
難高頴同經草昧雖功有大小運或長短咸非疑股肱

之材悉為忠烈之士若乃威以靜國謀以動鄰提鼓出師三軍賈勇置兵境上千里無塵內外兼材惟孔明景略也故崔浩云王猛是符堅之管仲劉裕是德宗之曹瞞孫盛云孔明善輔小國子產之流也斯言中矣

隋煬帝論

煬帝美姿儀性聰慧少好學善屬文故高祖獻后特所鍾愛矯情飾迹有曹丕之釣名傾承中使若子楚之仁孝況南平江左北靖塞垣楊素譽其賢桑和說其貌屬

青宮失愛紫掖流恩遂映前星乃昇明兩衣冠雖偉入
朝少四皓之賓公宴雖多言譚止七子之客但奸心未
露偽跡斯窮沐猴而冠輕薄之材不久況虎為善爪牙
之毒會施故無道於大漸之晨蒸淫於易簣之夕罕高
宗之諒陰有丹朱之慢遊于時隋德在人羣生樂業二
十年之訓聚百萬衆之精彊乘天下之有盈驕海內之
無事乃自以土廣三代威振百蠻恃才矜已傲狠明德
內懷險躁外示寬平盛衣服以掩姦飾詞令以拒諫更

乃荒淫無度法令滋章人力盡於穿築杼軸空於聚斂
十室之內思亂者一二焉方始馭八駿建五牛穆天子
之白雲更遠瑤池之外秦始皇之觀日方踐石梁之前
或以衢路受刑或以滋味被戮死不可無罪而免賞不
可有功而要相顧凜然莫知攸止十室之內思亂者五
六焉於是斛斯外奔玄感內逆兵陷遼水糧斷河黎月
暈七重知髭頭之犯畢日光四散覺兆庶之分崩且選
妖麗恣朋淫嘉羣嫗之慢言樂少年之醜穢不軌不物

無威無儀闕梁不通賦役斷絕更乃逆取五年之課以
充長夜之娛十室之內思亂者八九焉當此時也小人
方興羣盜孔熾大者剽州邑小者劫村閭擾擾四人俱
靡息肩之處喧喧九土居為闕戰之場天子乃幸維揚
泛舳艫驅虎賁之騎唱龍舟之歌以大江為天塹以長
淮為地險周章至於戲下猶自未知閭樂入於廡前何
不告我昔為天下之重令乃一夫所輕豈不惜哉彼煬
帝者聰明多智廣學博聞豈不知蛟龍失雲漁夫足得

為害鯨鯢出外

疑作水

螻蟻可以為災忽乃棄峭函之與

區違河洛之重阻言賊者獲罪敢諫者受刑豈不是色
醉其心天奪其鑒竄吳夷以避其地虛宮闕以候聖人
蓋為大唐之驅除也君子曰小人之心猶火也火之性
必須有所燒小人之心必須有所害當其受寵遇也排
忠良庇疑道德辨足以移視聽辭足以結主心導之以
淫奢引之以苛刻人困而不卹政荒而不修如螻蟻潰
隄防不覺其敗如春風養草木但見其盛事至而未知

禍構而方懼素無材略不能以敗求全本自少恩豈能
得衆成事進退唯谷無處容身或出奔以圖生或殺主
而自解恥觀史策遍採興亡開役者多是愛臣害上者
無非近習然庸君暗主莫肯遠之復何言哉

兩漢辯亡論

權德輿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為莽卓篡逆汙神器
以亂齊民自賈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徵厥初則
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

邪心微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詞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兇沴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篡奪之兆皆指導之馴致之雖年祀相遠猶手授頤指之然也其為賊害也

文粹無也字

豈直

莽卓之比乎禹以經術為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信當主臣之重極儒者之貴永始元延之間天地之青屢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顓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駕至禹弟辟左右以問之須其一言以為律度為

禹計者亦須

集作宜

陳大易堅冰之誠誦小雅十月之刺

乘其嚮納痛言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為詞致成帝

不疑之心授王氏寢盛之勢上下恬然奄忽亡國儻帝

慮不至是猶當開陳切劘面別廷辨矧當就第宴間之

際虛懷訪決之時方且視小男於牀下官子婿於近郡

欸欸然用家人匹夫為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使羣

盜世

文粹作弄

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於新都不可遏也

斯可憤也逮至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亡

集作三

絕胡廣以

鉅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冀席外戚之重貪戾當國既
鳩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
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既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不利
長君私於蠡吾獨異羣議為廣議者亦當中立如石介
然不回率趙誡之徒同李杜所守然後文粹無與字三事百
爾正詞於朝雖冀之暴恣豈能一旦盡誅漢廷羣公耶
反徇一息之安首鼠畏懦竟使清河徒廢蠡吾為梗邦
家陵夷漢道日蹙結黨錮之獄成閹寺之禍禍亂循環

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為當塗蓋棟橈罪折之所由來
久矣彼梅福以孤遠上疏張綱以卑秩埋輪獨何人哉
而不是思也噫嘻就利違害榮通醜窮大凡有生之常
性也暨乎手持政柄體國存亡則謹之於初決之於始
以導善氣以遏亂原若禍胎既萌則死而後已白刃可
蹈鴻毛斯輕奈何禹廣於完安之時則務小忠而立細
行數數然獻吉筮於露蓍沮立後於探籌及夫安危之
際邦家之大則甘心結舌陰拱觀變豈止

文粹
作正

然也方

又熾燄燄以燎原決湯湯以襄陵投天下於煙煨擠萬民於昏墊百代之下無所指名雖史贊粗言而不究論本末且出不越境書弑君之惡言偽而辨有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罪作誡來世可勝既乎向者

謀作若

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壞東

京登庸清河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騭之數非人謀能亢則但取瞽矇

文粹作聾

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

組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殷周之或夢
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為理耶予因肄右

集作史

且嗜春秋褒貶之學心所憤激故辨其所以然

秦論上

羅衮

亡秦者不在胡亥趙高子嬰亦不在始皇亡秦者李斯
也胡亥固亡國器也以秦授之者過也趙高不幸秦狗
之廕左右者不圖則固噬其主矣子嬰立於已亂四十
餘日而亡考其行事不無庸主之材其猶坐四屋之間

環火已熾雖有殺火之術欲沒何由哉始皇雖不以仁義死之日天下無事民為擇君但其遺詔不行於斯耳李故有名天下臣主相得六國既平不能於此時推廣使秦修帝王之道固亦失矣及始皇外崩姦臣謀亂反不能於此時制變為存秦之計卒使趙高得行其謀胡亥極其惡子嬰孤死於蒼黃之地始皇失賢嗣遂暴惡於後世嬴氏之鬼以不食者李斯之故也然則趙高之際為李斯者義宜奈何奔蒙恬立扶蘇為國討賊以固

其社稷可也當是時蒙恬與扶蘇將三十萬之師屯上
郡蒙恬之威外震匈奴內信秦國三世積功兄弟忠信
尊用於世扶蘇長子直諫而出雖然始皇故知之所以
無詔封諸子而獨書與扶蘇欲以為嗣雖天下之人皆
知其賢而以為當立故陳勝吳廣作亂乃詐托公子扶
蘇以從民望向使李斯以蒙恬之威舉其兵以扶蘇之
望令天下而誅一趙高豈難哉賊臣既誅恬斯乃復相
與盡其材輔賢明之主以寬靜天下秦不亡矣不唯不

亡且將興斯不務出此耽祿畏害怵懦於傾危之際使
秦有殺適立庶淫刑虐法殺君亡國之惡窮天地而不
撻者李斯之故也悲夫

秦論下

或謂衮曰子言秦亡與存秦之計明矣吾聞國之興亡
乃有天命設使李不失其計秦果不亡乎衮曰吾雖不
言天其實天之道子雖稱天以問我而未識天之說夫
所謂天者平無私也故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君人者

有德天則贊而興之無德則革而亡之興亡之命在乎
天而所以興亡在乎人也商書曰夏王弗克庸德慢神
虐民皇天不保監於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
主此言桀不能常有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天下不安
桀之所為乃廣視萬邦有堪天命者則開而導之以湯
有純一之德求使代桀為天地神祇之主也故曰非天
私我有商惟天祐於一德二世無德為所以亡之道天
是以革而亡之使扶蘇果立則固有德為所以興之道

天必贊而興之矣不當奪嬴與劉代夏以商也或曰李斯之失當責其不任職雖曰不忠不智也子加以亡秦之謚不亦重乎袁曰吾豈欲加諸斯也蓋聖人之道不得易焉昔鄭公子殺靈公也謀於子家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之春秋以首惡故書曰鄭公子歸弑其君夷斯其類也子欲易聖人之道乎哉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史論一

晉書宣帝總論一首 晉書武帝總論一首

宋略總論一首 梁典高祖革命論一首

周書皇后傳論一首 周書八柱國論一首

晉書宣帝總論 唐太宗文皇帝

夫天下一作地之大黎元為本邦國之貴元首為先治亂

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為憂三王以

來處其憂而為樂競智力爭名利

一作利害

大小相吞強弱

相襲逮乎魏室三分鼎峙干戈不息氛

一作霧

交飛宣

皇以天挺之姿膺

一作應

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陵威用

人如在已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

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

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畧內斷英猷外決殄公

孫於百日滅

一作擒

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

計矣既而擁衆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鬪志
遺以巾幘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
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
此爭功其利可見而反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
未前死疑虛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
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
盡節伊傳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
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主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

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
以斯為惑夫經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
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恥欺偽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姦
回以定業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以為惡一日
聞於天下可不謂然乎雖一作有隱過於一作無當年一作有
終見咄於一作無後世一作代亦猶盜一作竊鍾掩耳以衆人
為不聞銳意盜金以一作謂市中為莫覩故知貪於近者
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己以益人則當禍福

人而福已順理而舉易為力背時而動難為功況以未
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
天未啓時寶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
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一作皆晉書本文

晉書武帝總論

同前

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導民以佚代勞以
治易亂絕縑綸之貢去雕琢之飾制奢侈

一作俗

以變儉

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採擢劉毅裴楷以

質直而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讎而不棄仁以御物寬而

得衆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于

一作於

時民和俗靜家

給人足聿修武用思啓封疆決神筭於深衷斷雄圖於

獨見

一作儀表

馬隆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種

一作獫狁

虜削

跡兵無血刃揚越為墟通上世

一作代

之不通服前人之

未服禎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下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

矣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為驕泰之心因斯以起見土地

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覩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

處廣而一作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

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材志欲就於昇平行先迎於

禍亂是猶將適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

而覓路所趣逾遠所向一作尚轉難南北倍殊高下相反

求其至也不亦難乎況以新習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

拔之慮故賈充克豎懷姦志以弄一作權權揚駸豺狼包

禍心以專輔及乎宮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成

疎連兵競滅其根本棟梁迴一作忠而起偽讎衆各舉

其兇威曾未數年綱紀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道
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棄所大
以資人掩其小而自託為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
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
肖則家亡臣不忠而國亂國亂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
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閉其端而世祖惑荀勗
之姦謀迷王渾之偽策心屬移於衆口事不定於己圖
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於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

終使傾覆於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極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況乎資三世而成業延二葉以喪之所謂取輕德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則善始於初而乖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一作皆晉書本文

宋略總論

裴子野

宋高祖武皇帝以蓋代雄才起匹夫而并六合尅國得

雋寄迹多於魏武功施天下盛德厚於晉宣懷荒伐叛
之勞而夷邊蕩險之力百勝可得而論者矣政疑足行

陣之間却孫恩蟻聚之衆一朝奮臂掃桓玄盤石之宗
方軌長驅則三齊無堅壘迴戈內赴則五嶺靡餘妖命
孫季高於巨海之上而番禺席卷擢朱齡石於百夫之
下而庸蜀來王羌胡畏威交為表裏董率虎旅以事中
原石門巨野之隘指麾開闢頭霸上之阻曾莫藩籬
虜其酋豪遷其重寶登未央而灑酒過長陵而下拜盛

矣哉悠悠百年未之有也於是倒載干戈休兵泗水彤
弓納陛肇有宋都蒂芥必除華夷莫拒然後請乎上帝
步驟前王零陵去之而莫猜心高祖受之而無媿色古
之所謂義取天下者斯之謂乎若其提挈草創則魏孟
何劉輔相摠持則穆之徐羨鎮惡道濟經其武傅亮謝
晦緯其文長沙以冢弟共艱難武烈以清貞定南楚其
他胥附奔走雲合霧集若櫟椽之構大厦衆星之仰河
漢或取之於民

疑

舉或得之於未名羣才必逞智能咸

効爵不妄加官無私謁晉末所以荒濟

疑

淆混阿黨容

縱莫不驅掃革易與之更始君行卑菲而國不為陋民
勤征戍而下無怨讟品令宥密賞罰端平遠無不懷邇

無不附屬為郡縣者則南過交趾西包劍閣北劃黃河

而繞東海七分天下而有其四自永初末歲天子負宸

務懷以燕代為戎岐梁重梗將誓六師屠桑乾而境北

地三事大夫願

疑作顧

相謂曰待夫振旅凱入乘轅南反

請具銀繩瓊檢告報東嶽既而洮弗興即年獻

疑作厭

世

營陽王狎於弗訓以敗與太祖寬肅宣惠大臣光表超
越二昆來應寶命沈明內斷不欲政由甯氏克滅權逼
不使芒刺在躬親臨朝事率尊恭德斟酌先王之典強

宣

疑

當時之宜吏久其職育孫長子民樂其生鮮陷刑

辟仁厚之化既已播流率土忻欣無思不服每駕巡幸
簫鼓聽聞百姓扶攜老幼想望儀刑愛之孜孜如日不
足初徐傳伏誅繼求內相王弘處之而思降彭城欲之
而弗違王華殷景仁以忠允熙帝載謝弘微王曇首以

沈密贊樞機徐

闕

王僧綽以體國彰信義謝方明劉道

生以治惠稱良能高簡則令明清貴則王舊

疑

文章則

顏延之謝靈運有藻麗之鉅才儒雅則裴苟何傅擅師

表之高學剛亮骨鯁則袁粲蔡子度建言忠益則范泰

何尚之宗室藩翰帝弟帝子則江夏衡陽廬陵隋王建

平臨川新喻或清令而審或文敏而洽皆博愛以禮士

明靡以流譽十三年為多士矣上亦蘊藉義文思弘

儒府庠序建於國都四學聞乎家巷天子乃移蹕下輦

以從之束帛讌語以勸之士莫不敦悅詩書沐浴禮義
淑慎規矩斐然向方其行修言道者然後登朝受職威
儀輕佻者不齒於鄉閭公宮非儼羽不來庭私家非軒
蓋不逾閭冠冕之流雍容如也於是文教既興武功亦
著命將受律指日如斯檀蕭薄伐則南登象浦劉斐爰
整則西踐仇他疑作池良駒巨象充塞外廐竒琛環貨下
逮百遼禽獸草木之瑞月有六七繩山諷海之譯歲且
十餘江東以來有國有家豐功茂德未有如斯之盛者

然值北虜方強周韓歲擾金墉虎牢代失其御二十七
年偏師克復河南橫蹂強胡百萬之衆匈奴遂跨彭沛
航淮浦設穹廬於瓜步請公主以和親於時精兵猛將
嬰城而不敢鬪謀臣智士折撓而無可稱天子乃朝饗
單于臨江高會於是起盡戶之役貸富室之財舳艫千
里緣江而陳我守既嚴胡兵亦怠且大川所以限南北
也疲老而退歸我追犇之師橐弓裹足係虜之民流離
道路江淮以北蕭然矣重以含章巫蠱始自三逆合殿

酷帝史籍未聞仲尼以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辨之不早辨也元嘉之禍其有以焉世祖率先九牧大雪冤恥身當厯數正位天居聰明綯疑練達博聞

強記威可以整法智足以勝姦君人之畧幾將備矣一

時之風流領袖則謝莊何偃王或蔡興宗索顗袁粲禦

武名將則沈慶之抑元景宗敞疑作慙之或潔清以秀雅

或驍果以步疑類因以軌道廓之中方知向時之士若

顏竣之經綸忠勁匪躬諒直雖晉之狐趙無以尚焉帝

即位二三年間方逞其欲拒諫是已天下失望夫以世

祖才明少以禮度自肅思武皇之節儉追太祖之寬恕

則漢之文景宗

疑作魯

何足云景和申之以淫虐太宗易

之以昏縱師旅薦興邊鄙蹙迫人懷苟且朝無紀綱內

寵方議共安外物已覩其敗已初世祖登遐委重於二

載

疑作戴謂法興戴明載

太宗晏駕亦託孤於王阮渫近之道同

歸忤人之釁如一然宋祚未絕於永光更以宗王之見

窘水德遂亡於後

闕

實由強臣之受辱且傾命羣公從

容自重畏懦伊霍之機綺靡唐虞之際於是蔚炳胥變
明命就遷俯仰之間興衰易用矣周自平王東遷崎嶇
河洛其後二十四世而赧始亡之漢自章和以降顛覆
闔豎其後百有餘載而獻始禪之何則周漢靈長如彼
難拔近代脆促若此易崩非天時亦人事也聞夫鴻荒
者難為慮因事者易為力曹馬規模懸乎前載苟有斯
會實啓英雄而況太宗為之驅除先顛其闕本根既
蹙枝葉遂摧斯則始於人事也昔二代將亡殷辛夏癸

相去數百年間異世而後出宋則景和元徽首尾不能
十載而降虐過於二君斯則天之所棄篤於前王者也
天意人事其微如是雖欲勿實其可得乎若乃拯厥塗
炭蒙逆取之辱者湯武之志也私鉏當路飾揖讓之名
者近代之事也其應天從民道有優劣故宗廟社稷脩
短異數不然則何殊尤緬邈如斯之遠也夫山岳崩頽
必有朽壤之隙春秋迭代亦有去故之悲是以臨危亡
而撫理運未有不扼腕流連者也近古之弊化薄俗行

乎宋氏之成敗得失著乎行事從而言之載於篇矣繫
叙其所以創業垂統而懷其舊俗遺風逮於賢人君子
英聲餘論以附於茲子野曾祖宋中大夫西鄉侯以文
帝之十二年受詔撰元嘉起居注二十六年重被紹疑

詔續成何承天宋書其年終於位書則未遑述作齊興

後數十年宋之新史既行於世也子野生乎泰始之季
長於永明之年家有舊書聞見又接是以不用浮淺因
宋之新史為宋略二十卷剪截繁文刪撮事要即其簡

寡志以為名夫黜惡章善臧否予奪則以先達格言不
有私也豈以勒成一家貽之好事蓋司典之後而不忘
焉

梁典高祖事論

何元之

歷究前書詳觀往行昭晰千載氛氲萬古考其寬猛知
布政之善惡驗其黜陟識其主之是非以曩求今工拙
可見齊季昏虐政由羣小朝宰被無辜之誅藩戚懼淫
刑之害高祖痛兄弟之戮因天下之心舉荊雍之師興

易

疑

武之伐指揮則智勇風從號令則遐邇響應取馭

郅若拉枯定金陵如沃雪黃鉞既斬白旗乃懸師不疲

勞民無怨譟樂推

闕

在代德是膺逆取順治享年四紀

萬幾事廣六職務殷負宸君臨勤於聽覽兢兢罔倦乾

乾不已加以藝業之美莫以比倫洞曉儒玄該羅內外

舉洙泗之餘教針其膏肓採周孔之遺文正其魚魯於

是廣開庠序敦勸後生親自觀試策其優劣由近及遠

咸從風化執經者連袂負笈者排肩濟濟多士於斯為

盛至若御民之術未為得也敢以狂瞽請究其說夫根深者葉茂源廣者流長故聖王欲其茂長前為深廣是以擇沃壤以置王畿國都園於六鄉封城號於千里其外則布之以五等列之以萬國分疆畫野立樹黨閭井隴以懷其仁桑梓以安其俗諸侯守境土以事於天子執賞罰以臨於下有功則褒無道則廢二伯弼於內朝九牧佐于外政間之以賢戚叅之以懿親弘仁義於區中被禮樂於遐表忠信之禮達謙讓之風行爾乃覲

覩之心絕兵戈疊息刑辟靡用獄訟罔興然後龜龍遊
於池沼鸞鳳栖於苑囿及其末世雖主昏於上民亂於
下猶晉鄭有依桓文是相絕而更續顛而必扶數百年
外方至於滅周道既沒斯風漸喪洎於後代其弊尤甚
罔恤民之不存而憂士之不祿蒞民之長守次更為前
人未安後人便及迎新送故疲於道塗為君者甚多為
民者甚少由是君臣之義薄狡惡之萌興下上逆憎甚
於仇敵百城恣其暴奪億兆困其徵求捐棄舊鄉奔亡

他縣地荒邑散私少官多於是倉庫既空賦斂更重天
示譴禍地出妖祥饑疫互生水旱交至民不堪命轟然
土崩數十年間還為黎庶高祖博覽今古備觀興亡猶
復躡其遺風襲其弊法澆薄逾甚淆紊日滋梁氏之有
國少漢之一郡大半之人並為部曲不耕而食不蠶而
衣或事王侯或依將帥攜帶妻累隨逐東西與藩鎮共
侵漁助守宰為蝥賊收縛無罪逼迫善人民益疑作盡流
離邑皆荒毀由是劫抄蜂起盜竊羣行陵犯公私經年

累月抵父

疑

者比室陷辟者接門青災亟降囹圄隨滿

夕散朝聚有若市廛加以朝霧內叢而官方外曠有其
位而無其職非其事而侵其官四海至殷機事輻輳人
君雖敏有所不周人君雖明有所不照豈可專於親覽
忘彼責成就此而言大失有二習守膠之弊棄更張之
善屈子投江寧論其痛賈生慟哭豈喻斯悲自五胡競
逐晉室東徙權寓江濱遂淹時代桓伐燕秦而不振劉
克函洛而還亡至於宋齊疆場侵蹙高祖躡斯頽運有

志吞并斯實王者之宏材有國之通準然六納魏主一
入洛陽竟無所成得不補失民既勞止汜可小康昔勾
踐之欲滅吳前為其政兵強國富然後用之一舉而虜
夫差再舉而霸中國高祖進不擇將退不教民雖慕古
人安能有濟孫子曰善戰者前勝而後求戰善勝者前
戰而後求勝明者出師必前料敵豈可暗茲人事幸彼
天時者哉且國有累卵之憂俗有土崩之勢開幸人之
志兆亂臣之心遂使侯景被吾甲而冠王城驅我人而

闔天闕勢如破竹易若轉圜萬里靡沸四方瓦解社稷
淪胥龜玉毀廢事非一夕其所由來漸矣太宗孝慈仁
愛實守文之君惜乎為賊所殺至乎文章妖艷墮墜風
典誦於婦人之口不及君子之聽斯乃文士之深病政
教之厚疵然雕蟲之技非闕治忽壯士不為人君焉用
世祖聰明特達才藝兼美詩筆之麗罕與為匹伎能之
事無所不該極星象之功窮著龜之妙明筆法於馬室
不愧鄭玄辨雲物於魯臺無慚梓慎至於帷籌將略朝

野所推遂乃撥亂反正夷凶殄逆紐地維之已絕扶天
柱之將傾黔首蒙拯溺之恩蒼生荷仁壽之惠微管之
力民其病乎鯨鯢既誅天下且定早應移鑾西楚旋駕
東都裡祀宗祊清蹕宮闕四周岳陽之敗績信闕宇文

之和通以萬乘之尊居二境之上強敵乘釁再覆皇基

率土分崩莫知攸暨謀之不善乃至於斯敬皇世祖之

裔允膺下武而貞陽以旁枝外入濫尸非次陳武興勤

王之師至正當闕

璧之后驅斥潛

疑作借

王誅鉏亂臣國

亡重康彞倫復叙既而天不福善早世登遐土德代興
火行告謝驃騎王琳懷申胥之志蘊荀息之忠爰納嗣
君更紹頽運於是嘯命方岳大興師旅龍虎戰鬪水潰
山崩君臣播越寄命齊土若乃萇弘興周而速咎王永
復秦而延殃天欲亡之非人能救夫創天下者至明者
也喪天下者至暗者也是以禹湯興其功桀紂廢其業
莫不得之者前主失之者後君建茲梁室有異於此何
則高祖撥亂除殘及身招於禍亂世祖復讎雪恥翻手

命於寇讎敬皇繼祀而鼎移後嗣紹基而祚徙書曰皇
天無親惟德是輔自天所祐歸於有德元之官自有梁
備觀成敗昔因出軸流寓齊都窮愁著書竊慕虞子但
梁室極促簡牘多闕所得遺逸略不盡舉未獲旋反更
窮搜訪採其聞見撮其衆家一代之事可得觀矣

周書皇后傳論

魏徵

書紀有虞之德

一有載字

釐降二女詩述文王之美

一有稱字刑

于寡婦

一作妻字

是知婚姻之道男女之別實有國有家者

之所慎也爰自三代迄于魏晉興衰之數得失之迹備
乎傳記故其詳可得聞焉若乃納聘以德防閑以禮大
義正於宮闈王化行於邦國則坤儀式固而鼎命惟新

一作永

矣至於邪僻既進法度莫脩冶容迷其主心私謁

竊其公

一作朝

政則風化陵替而宗社不守矣夫然者豈

非皇王之龜鏡

一作鑑

歟周氏率由姬制內職有序太祖

創基脩衽席以儉約高祖

北史作武皇

嗣歷節情欲於矯枉

宮闈有魚貫之美戚里無私溺之尤可謂得君人之體

宣皇外行其志內逞其欲溪壑難滿採擇無厭思之所

加莫限廡皂榮之所及無隔險諛於是升蘭殿而北史作以

正位踐椒庭而齊體者非一人焉階房帷而拖青紫緣

一作承恩幸而擁玉帛者非一人焉一作族雖辛癸之荒淫

趙李之傾惑曾未足比其髣髴也民厭煩苛北史作人厭苛政

弊事實多太祖北史作文字之祀忽諸特由於此故叙其事

迹以為皇后傳云 一作周書本文

周書八柱國傳論

蕭何文史自愛懼秦法誅戮乃推奉漢高李通家傳識
術知劉氏當興遂翊戴光武終而白水復禹中陽纂堯
方策以為美談功臣仰其徽烈趙貴志懷忠義首唱大
謀爰啓聖明克復讐耻關中全百二之險周室定三分
之業彼此一時足為連類獨孤信威申南服化洽西州
信著遐方光照鄰國侯莫陳崇以勇悍之氣當戰爭之
秋一作利輕騎啓高平之扉匹馬得長城之後一作長坑並
以宏才遠畧附鳳攀龍績著元勲位居上衮而識慚明

哲咸以凶終惜哉信雖不免其身慶延於後三代外戚

何其盛歟初魏孝莊以爾朱榮有翊贊

一作戴

之功拜榮

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敗後此官遂廢大統三年

魏文帝復以太祖建中興之業始命為之其後功參佐

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職自大統十六年以前任者凡

有八人太祖位揔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魏廣陵王欣

元氏懿戚從容禁闥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將軍以

一作分

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當時榮盛莫與為比故

今之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云

一作皆周書本文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四